

上

大冰沟

长篇历史小说，讲述东北“**围子**”的真实故事

何承久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SHAN PRESS

大冰沟

何承久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SHA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冰沟 / 何承久著. — 北京 :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5.9

ISBN 978-7-5402-3904-6

I. ①大… II. ①何…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66234号

大 冰 沟

DA BING GOU

作 者 何承久
责任编辑 海 涵 涂苏婷
责任校对 甄 飞 杜 睿
封面设计 方元图书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陶然亭路53号(100054)
网 址 <http://www.bjyspress.com/>
微 博 <http://weibo.com/u/2526206071>
电 话 01065240430
传 真 01063587071
印 刷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字 数 690千字
印 张 43.75
版 次 2016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68.00元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SHAN PRESS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风雨来袭

- 第一回 老耗子夜闯碾子沟 李达成铤险走县城 /003
- 第二回 李凤山虎口险丧命 抗日联军进大冰沟 /034
- 第三回 老耗子惨遭灭全军 吴玉成杀人潜深山 /049
- 第四回 李凤山偶见山里人 侦察排遭遇日寇军 /067
- 第五回 惯匪生诡计露狼性 抗日联军巧布天网 /083
- 第六回 搜匪队巧遇烧炭郎 异乡客佯扮做饭人 /109
- 第七回 大部队绕走黄崖岭 抗日联军袭要路沟 /131
- 第八回 “霍三喇叭”为虎作伥 蒙族骑兵惨败走北 /144
- 第九回 小鬼子疯狂大扫荡 落魄人店中大撒野 /157
- 第十回 鬼子冰沟外摆重兵 魏强走险夜探亲人 /174
- 第十一回 宴上程浩拳脚显威 岭下群英智取敌哨 /186
- 第十二回 解放区人民庆胜利 热血男儿踊跃参军 /214
- 第十三回 日伪军偷袭解放区 小鬼子各庄大逮捕 /227
- 第十四回 大部队连夜赴战地 勇士热血大战日寇 /243
- 第十五回 抗日联军挥师南下 葛振林夜入大冰沟 /258
- 第十六回 救战友夜走青松峰 识大体高真入冰沟 /265
- 第十七回 百余民众惨遭杀戮 日军清乡始拉大网 /273
- 第十八回 与日伪军同归于尽 葫芦沟里险遭狼袭 /284

- 第十九回 求名医却来不速客 葛振林住进鸽子洞 /298
第二十回 魏强思亲回家探母 壮士飞刀怒斩群魔 /308
第二十一回 父女采药巧救英雄 挚友设法秘送夜羹 /321

第二章 满洲囚笼

- 第二十二回 强逼民众修建围子 百姓无奈挥泪离家 /337
第二十三回 围子无自由苦难言 寒雨中先生多惆怅 /353
第二十四回 葛振林留住大冰沟 郑玉山逃回西大岭 /366
第二十五回 铁杆汉奸欲占花魁 老夫妇巧作伴亲娘 /378
第二十六回 关东三兄弟进深山 狩猎汉不慎落魔爪 /387
第二十七回 五英雄椽树林相聚 姐弟三岔口巧获救 /397
第二十八回 围子人满蚊虫患起 闹瘟疫万户唱鬼歌 /408
第二十九回 高才南门怒打日兵 将军难主沉浮悲叹 /416
第三十回 高真黑夜进沟寻友 老父誓救子劫法场 /429
第三十一回 除后患鬼子大搜捕 杀豺狼刘爷亮宝剑 /439
第三十二回 百姓举家远迁故土 抗日队转移鹿圈沟 /458
第三十三回 打柴郎舍救落水儿 三好汉夜潜高真家 /466
第三十四回 魏强扮郎中进张府 高顺锄奸却惹事端 /477
第三十五回 灾祸起百姓无宁日 赴生死嘎蛋闯难关 /487
第三十六回 截军粮英雄大灭敌 无去路车夫奔光明 /495
第三十七回 截粮队下歪脖子沟 众英雄战大石门峡 /501
第三十八回 抓苦力岛田大摆阵 听军令张全遭伏击 /515
第三十九回 放山鹰却欲纵故擒 找部队与狼进深山 /532
第四十回 贞洁女蒙冤无处诉 哈巴狗受宠有阴招 /541
第四十一回 大冰沟来了烧炭汉 新郎官沦为阶下囚 /551
第四十二回 喜中忧疑云遮慧眼 急中错锄奸获罪名 /560

- 第四十三回 向阳坡奸细现真相 豹子洞开枪露端倪 /570
第四十四回 痛苦老人抑郁成疯 山里兄弟醉遭偷袭 /584
第四十五回 山上好汉绝境逢生 抗日志士挥泪别友 /602
第四十六回 结义兄弟居山待毙 侦察小组遇抢枪人 /616
第四十七回 两义士和英雄团结 追猪人与部队邂逅 /627
第四十八回 双洞沟抗日军整编 地道里队长会张全 /635
第四十九回 狙击手潜入大冰沟 董父女喋血鸡冠山 /646
第五十回 巧妙布阵“调虎离山” 乔装入围“出奇制胜” /656
第五十一回 劈日寇首民众雀跃 攻克围子百姓解脱 /674

后记 /690

第一章 风雨来袭

第一回 老耗子夜闯碾子沟 李达成铤险走县城

这是深秋的季节，大冰沟的山里山外、大屯小村到了猫冬的时候了。场院堆积的豆秸、高粱和谷子已经被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了，那光溜溜硬邦邦的场院空荡荡的，只剩下去了木框架的孤零零的石碌碡停放在场院一边。所有的人家把一年或多或少的粮食收打入柜，再做一年的打算，可富裕人家石进斗量，在粮米上仓的欣喜之余却有隐隐的不安。

谁都知道这个时候，盘踞山头的土匪要开始砸大户了。这一带富裕人家大都曾遭受过土匪的洗劫，一到这个时候，遭劫的阴影便让这些人家心有余悸。除了豁出命的穷苦人，其他人还要设法想出一些对付土匪的办法。为了不让土匪掠去财物，许多人家在自己的院子里都秘密地修了一个宽敞的地窖，除了日常所需的物品放在外面，剩余的一些珍贵的细软、粮食等都放在窖里，以防被土匪掠去。

青龙河畔，南靠大冰沟沟门有个百余户人家的村子，村名叫碾子沟。村中有一富人家却与别的财主大不一样，从来没把遭劫隐患系心头。这家人姓李，主人叫李熙三。李家拥有良田五十余亩，在平原地带，这么些地算不了什么，可散落在这七沟八梁的一面坡，每坡不过几亩地的大山沟子里，这样的人家可算是蝎子屁股——独（毒）一份了。

李熙三年逾六旬，家有两室，一大一小。有三儿一女，四个孩子中属女儿李秀兰最大，是大老婆养的，十六岁就嫁给了关里抚宁县城一个富裕人家，家中三个儿子都是小老婆生的。其中，老二李凤田在北面距家两百里远的塔子沟县城里做丝绸生意，因为他经营有方又善交际，几年工夫，就成了县城里屈指可数的巨贾富商，在这方圆几百里，也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按父亲李熙三的话说，李家出了这样一个有出息的人，不仅是李家的光彩，也是碾

子沟的荣耀。这些年来，李家的日子就像芝麻开花——节节高，令当地人艳羡不已。李家老大李凤山继承了父亲李熙三的行医行业——开药铺，他是当地有名的医生。李家是祖辈行医的杏林世家，李凤山受到祖世医药真传，自幼又笃学善思，注重临床经验积累，在传承了李家的行医之道后，颇有建树，他虽然三十刚出头，行医却有十几年的时间。因为他医道精深，为人忠厚，这十里八屯哪家有生病的，都跑到李家来找他诊治。所以，李家在当地的人情大多都是靠他来支应的。老三李凤奎从小性格温良，头脑聪颖过人，受到李熙三夫妇的百般宠爱，被视为心肝宝贝。李凤奎五岁那年，父亲就给他请来了一个私塾先生教他学文识字，到了十四岁，四书五经已能倒背如流。因他比两个哥哥多念了不少的书，所以不仅能写一手好字，还能打一手好算盘。现虽已十六岁，但他对家中事从不过问，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少爷生活。李家虽无法与《红楼梦》中显赫的贾府相媲美，但李凤奎的脾气秉性和他在李家的地位却与贾宝玉有几分相似之处。他谈吐文雅，举止大方，能和李家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人和睦相处，院里的人无人不喜，再加上他眉清目秀，仪表堂堂，经常游手好闲四处乱逛，被当地人称为“李秧子”。李熙三夫妇对老儿子百依百顺，觉得并不为过。钟鸣鼎食的李家，不管主人还是佣人，上上下下十八口人一起吃饭，老儿子却另起锅灶。按李熙三的说法，李家之大任，降于斯人也，要光宗耀祖非李凤奎莫属，李熙三把这重码压在了老儿子身上。他知道，老二在外求财有道，买卖兴隆；老大秉承祖业，后继有人。银钱斗量，骡马成群，在大冰沟外方圆百里没的说。这毕竟是山沟里的土财主，目光短浅，要让李氏家族真正走出乡野，显赫于天下仅这般怎么能行？多读圣贤之书，走科举仕途之路，李熙三看好了靠做官为宦的门径。他虽志存高远，但是否如愿以偿，只能指望自己的宝贝老儿子了。“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成了他激励老儿子奋发向上的“口头禅”，可老儿子李凤奎并没有体会到他老子的良苦用心。

“爹，你知道宋朝赵普帮赵匡胤用半部《论语》就定了天下，又用半部《论语》以致天下太平。读那些书有啥用？成天咿咿呀呀的，该累死我啦！”

李熙三看老儿子无鸿鹄大志，内心深感焦虑。他只好好言相劝：“老儿啊，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你没听说吗？十年寒窗苦，方为人上人。要想出人

头地，到大地方去做官，不多读书怎么行啊？听爹的，啊——”

“爹，现在都民国啦！哪有考试做官这一说？”

“老儿啊，不管世道咋变，科考是不会变的。你想啊，自古以来不管哪朝哪代，哪个当大官的不是考上的？听爹的，好好读。李旺，给你弟弟拿点儿点心来！”

“不用，我不饿呢！”

“哗——哗——”李凤奎手托着下巴漫不经心地掀着书页，不吭声。

“古人云，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功夫到家没有不成的。能耐，能耐，有耐心就有能力。读书要有耐心啊。”

“知道啦，啊，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李凤奎拿起书哼哼呀呀地边走边诵读起来，他不想再跟苦口婆心的老爹理论什么。

李熙三是扔下六十已经向七十奔的人了，但时逢人旺、财旺、家门旺的他，倍感春风得意。此时的他精神矍铄，红光满面，一副银丝框水晶石眼镜架在他凸起的高鼻梁上，平日里，那花白的头发总是梳理成油滑状，整齐地垂落在脖颈处。在碾子沟留这样发型的只有他一人，其他上了年纪的男人花白的大辫子全剪成了油光锃亮的秃脑袋。他斥之为“人心不古”。要不是时兴剪辫子，他决不会把头发剪成现在这个样子。因为他觉得这样有失大雅。平日里，他总是把嘴角旁和嘴巴下长着的那三绺胡须都捋顺得整整齐齐的。无论出门在家，长袍总是要穿的。坏了老祖宗的规矩就是败坏了门风，这是万万使不得的，他心里时常这样想。

李熙三素来为人亲善，可谓有口皆碑。不过，他逢人谈及家事总是流露出一副自负得意的模样，叫人腻烦。他用手捋着下巴颏下的那三绺并不长的稀疏可数的银白的胡须，向庄里街坊邻居喋喋不休地炫耀着。

“我们家老二啊，盘下了塔子沟半条街，买卖做大啦！你们听说过吧？塔子沟，那是县城。大着呢！过去，乾隆皇帝都到过那儿，还送过一副对联，什么‘铜帮铁底天元当，万代千秋塔子沟’。大清皇帝金口玉言，一言九鼎，天地兑验啊！你想，皇帝到过并受过皇封的地方能不好吗？”

“是啊，县城哪像咱这小山旮旯，鸡下个蛋嘎嘎嘎嘎嘎嗒一叫唤，满庄

都知道。”

“大地方和咱这儿就是不一样。去年我去老二那儿，那是开眼了，茶楼啊，酒楼啊，当铺啊，客棧啊，嗬！那大大小小花红柳绿的幌子把你看得眼花缭乱。那做买卖的一家连着一家一眼望不到边儿。塔子沟，大着呢！你想想，我家老二盘下半条街买卖会小吗？”

“有咱们村子这么大吗？”有人问。

“哈哈！咱们村子？哪到哪啊，没法比。你们看了吗？这老三比他二哥还有出息。哎呀，这都是老祖宗积下的德啊！”说完，满脸一派自豪的神情。时间一长，李熙三千番不变老生常谈的话语叫村人听得耳朵里长茧子。

常言说得好：“人怕出名，猪怕壮。”李家家大业大，富甲一方，当然也就成了土匪想吃的一块肥肉。

在当庄人的眼里，李家可谓大户人家。按山里习俗，逢年过节唱戏办会，大户人家是要解囊资助的，以示乡情。

初冬的一个早晨，李家人吃完饺子，桌子还没有撤，大门口来了一位高个子、脸呈红高粱色的老汉，亮出了一副洪亮的高嗓门：

“三哥！在家吗？”

串门的正是五十多岁的老村长刘鹏飞，他没等李熙三家人答应就迈进大门槛。

刘鹏飞向刚出来迎接的李熙三夫妇说：“哎哟！我就说嘛，我来，你老两口子就得迎出来。”

“那是！那是！我兄弟来了，我能不出来吗？啊？”李熙三乐呵呵把刘鹏飞迎进了客房。

村长刘鹏飞与李熙三有莫逆之交。李熙三非常欣赏刘鹏飞为人大度、善交勇为的性格，老刘在当地做了半辈子的土官——村长。尽管这山沟里也随着外面世界的风云变幻常常动荡不安，可他那把土乡绅的交椅就像安在他的屁股底下一样。这官一当就是二十余载。他为人磊落，办事公正，为家乡的事来回奔波，是乡里众人公认的好村官。

两人进屋，宾主坐定。

“大兄弟，你看，这桌子还没撤。来，咱哥俩再来点。”李熙三指着桌

子笑着说。

“不了，不了！我刚撂饭碗，就跑到你这儿来了。”

“二丫，快点儿的，给你二叔沏茶。”

李熙三赶忙叫女佣把茶沏上，倒好。

刘鹏飞呷了一口茶，便开门见山：“三哥，今年风调雨顺，家家都没少打粮食，大仓小囤子的，吃的不用犯愁了。”

“嗯。可不是，这些年数今年收成好。”

“三哥，我和村里老少爷们商量了一下，今年过年想乐和乐和，你看中不？”

“那咋不中啊？好事儿啊！老弟，你就和大伙张罗吧，办会的钱我出一半！”

“嘿！三哥啊！兄弟还没有跟你张嘴，你就说出钱，你怎么那么能揣摩兄弟我的心呢？”

“大兄弟，过年办会，庄里老少爷们热闹热闹，乐和乐和，这喜庆的事儿，我能不算一份吗？哈哈……”李熙三捋着下巴颏那撮稀疏的花白的胡子得意地笑着说。

刘村长心里有数，这些年来庄里出会，李家都是拿大头，对庄里庄亲没的说，够意思。

“三哥，有你这句话，老弟我的心就有底了，我代表全村老少爷们谢谢你啊！秧歌拜年这第一家啊，就是你家。”

“哎——这是哪里的话儿，本村之事，大家有责嘛！区区小事，何谈谢字啊！拜年呢，还是听我的，从一头轮着来，可别坏了以往的规矩。”

“行！这事儿听三哥的。那——正月办会的事儿，就定下来了，三哥？”

“你看，这话说的，你三哥说的话什么时候不算话过？就这么定啦！”

“好！三哥就是敞亮，仗义。那么着，小弟还有事，不能久待，等正月闲空时再来和你喝几盅！”

“好，好，好！正月你来咱哥俩好好喝喝，老弟既然有事在身，我也不久留了。”

——两人边走边说，李熙三的一家人把刘鹏飞送出了大门。

“三月是清明啊，杨柳又发青啊，小蜜蜂啊，采花心啊花心乱动啊——”李熙三得意地哼唱着秧歌小调回到书房，坐在楸木椅上，拿起了桌上的那本蓝皮线装的《红楼梦》，翻到折起一角的那页，兴致勃勃地看了起来。

管家李旺来到他的身旁噤声不语，他知道李熙三平时看书时最烦别人打扰。他只好静静地站在他的身旁，李熙三全然不知，看到书中动情处，老头子摘下眼镜用手帕擦抹了一下眼角，摇晃着几下脑袋不由地叹息着：“红颜命薄，可惜啊！”

他用手捏着眼镜腿让它再搭落在鼻梁上时，无意中抬头一瞥，见李旺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他的身旁，便不高兴地问：“哎——你站在这儿干啥？”

“老爷，有一件事我想向您说一声。”

“啥事？说。”

“老爷，刚才我在咱家大门口看到一件怪事。”

这不着边际的话可把李熙三绕到二门里了，他把书放下，冲着李旺问：“什么事啊？大惊小怪的。”

“老爷，刚才您和村长在屋里说话时，我从街里回来，看见一个生人在咱们门口转悠。我很纳闷，就上前问他，你找谁啊？结果他咋说的？‘啊，我是串亲的，我走错人家了。’说完就慌慌忙忙地向北村口去了。看那个人的样儿，岁数不大，贼头贼脑的样子，不像好人。”李熙三听了感到很奇怪。这个人既不借东西又不上院，还说走错了人家，那他在门口转悠什么呢？又一想，是不是远房来的亲戚，不好意思进来求助于我呢？

于是便说：“你赶快到村口看看，这个人还在不在。在的话，把他叫家来，我见见他。”

“是，老爷。”

李旺赶忙向村口跑去，到了村口，四处张望，哪里还有那个人的影子？于是，他赶忙跑进书房向李熙三禀告：“老爷，那个人走了。”

李熙三听了想：这人会是谁呢？走了就算了吧。他拽了一下披在身上的外衣领，没有瞅李旺，只是用手摆了一下：“你下去吧。”接着又拿起那本书看了起来……

在距大冰沟以北一百余里有一座闻名遐迩的大山，叫蟠龙山。在这山里

盘踞着一伙打家劫舍的土匪。匪首叫宋震山，此人长得贼眉鼠眼，尖嘴猴腮，素日行迹诡异，昼伏夜出。他手脚功夫非同一般，双手使枪，枪法娴熟，黑夜打枪射击目标，百发百中，弹无虚发。这几年，宋震山凭借身上功夫在蟠龙山上拉杆子聚起一百余人。这些年来，他带着这些人打家劫舍，掠夺财物，不劳而食。所以，当地人送他一个绰号——“老耗子”。

这一天，蟠龙山的议事大厅上亮着无数蜡烛，老耗子身上裹着氅衣，坐在厅中央的太师椅上，侧歪着身子“吧嗒——吧嗒——”大口大口地抽着大烟。他把一只脚叠放在另一只脚脚脖子上，扬放在八仙桌的桌角上，那浓黑的八字眉下不断眨着一双半睁不睁的狡黠的鼠眼，蜡纸般灰白的瘦长鼠脸给人一种深不可测的感觉。昏暗的大厅两侧，一群匪首在下面吵吵嚷嚷，一个满脸横肉、满腮长着浓黑大胡子的高个儿匪头冲着眯眼不睁的宋震山嚷嚷：“大哥，姓肖的那小子咋几个出山，到现在还没回来，他妈的！这小子是不是又去嫖女人，忘了大哥您说的话了？”

“挡不住让人家抓住给废了。”

“嘴巴没毛，办事不牢。我看这小子没准性儿，弄不好会误了我们的大事。大哥，我下山看看去。”一个身披黄色风衣，脚穿皮靴，腰系棕色皮带的高个儿匪首请缨下山。此人叫吴玉成，在匪首中排行老三。

“是啊，大哥。这小子到这个时候还没回来，八成让人家给宰了。要不，我和老三下山吧！”另一个匪首附和着。

正说着，一个土匪跑进来，向老耗子高喊着：“大爷，肖七爷回来了！”

随后一名双腿绑着腿带，上身穿着青色夹衫的年轻男子走进了大厅。这名男子中等身材，瓜子脸，脸蛋白白净净，清眉凤眼。只见来人左胳膊挎着从身上脱下来的羊皮坎肩，大步流星地走到了老耗子跟前，笑嘻嘻地鞠了一躬：“大哥，李熙三家我摸清楚了！”

刚走进大厅说话的人，就是肖七爷肖青。这时，老耗子才睁开他那双阴森森的双眼，“扑通”，从八仙桌上拿下那两条腿，拧正了身子。

“哦，你回来了？”

“啊！大哥，我打听好啦！”

“进去再说。”老耗子用烟枪指着身后的洞壁说。

“嘎吱——”壁门洞开，两个人一前一后走了进去，“咕咚——”洞门复闭，众匪见此散去。

肖青随着老耗子到了密厅。这是一间小屋，也是老耗子的卧室，更确切地说这是危急时刻他得以逃脱的暗道通口。小屋门外有土匪轮流站岗把门，老耗子就是在这里深居简出，山上若有大事他才与众匪首见面。这是一个神秘的地方，山上的土匪从来都没有进去过，就是老二、老三等他的几个把兄弟也很少走近他的榻下。肖青与众匪不同，他是老耗子最信得过的心腹。肖青才二十二岁，年纪轻轻，在蟠龙山坐上了第七把交椅，全仗有一手绝活儿：飞刀。黑夜伸手不见五指，十步远外他只要听到响声，飞刀甩出，绝对让目标一刀毙命，所以山上的土匪不论大小都称他“肖一刀”。他曾用这把飞刀救过老耗子的命。肖青虽上山时间短，但与老耗子有生死之交。所以平日里，老耗子对他关爱有加，很快他就在山上坐上了第七把交椅。

老耗子和肖一刀进了密室，把门锁上，接着又打开了西北角的暗道口，两人一前一后顺着暗道来到了后山一个无人知晓的大山洞里。别看是个山洞，但这里布置得宛如仙洞一般，四壁和洞顶是用华丽的木板装成的。在山洞中央摆放着一个做工精致、构思奇巧的檀木方桌，在离桌不到两米处，有一盆假山盆景。假山高不足一米，景致却富有一番诗情画意的韵味。从山脚到山顶，数座横峰竖岭逶迤绵延，峰林岩壁跌宕生姿，其间山径迂回盘旋而上，山涧山泉喷涌，山腰幽谷瀑布直泻，石斜曲径之处有白云人家，一览假山令人顿感妙趣横生，恍若身置秀山碧水之中。在这高山凌顶的荒野之处的山洞里，竟有如此的贵门豪族方能拥有的江南情调的风雅摆设！这可是老耗子的秘密巢穴中最为得意的精品。

两个匪首来到这个极为隐秘的地方议事，是因为老耗子认为拿下李家钱财的举动，非同一般，弄不好会玩火自焚。这几年，他一直惦记着这块肥肉。他知道县城里的李老二与县城警察局长是拜把兄弟，李家被洗，李老二岂能善罢甘休？所以至今没敢下手。两人在洞中商量了半天，终于想出了一条洗劫李家的计谋！

中秋节过了半个月了，碾子沟村按着以往的习俗，农家正是起粪和上山砍柴的季节，村里许多健壮的汉子，忙完了一年的农活都要上山。每天一大早，

去冰沟大山上砍柴的人成群结队。有时半夜刚过，公鸡还没有打鸣，人们扛着扁担拿着镰刀就出发了。山里的男人靠的是勤奋，他们要让家里的女人一年在家下锅有米，做饭有柴。李家钱财不缺，缺的就是这样出苦力的庄稼人。

九月二十一那天，李熙三让大儿子李凤山在村里找了七八个小伙子到自家山上砍柴。

山星刚打横，李凤山就催老婆赶快起来做饭。还没鸡叫，人们吃完饭摸黑就上山了。李凤山这时背起药兜，要出去外诊，刚走到门口，就转身回到屋里，嘱咐老婆：“玉芝，晌午饭你多做些，砍柴是个累活儿，多整几样菜，让大家吃饱点儿。”

“哦，我知道了。晌午，你早点回来，好帮我把饭送去。”

“唉。”

上午十点来钟，李凤山就匆忙回到家，他帮着老婆点豆腐脑，抱柴烧火，在锅台跟前帮着妻子上上下下忙得不亦乐乎。到了中午，两口子把饭做好后，一个挎着碗、盆等吃饭用的家伙，一个挑着小米干饭和豆腐脑，把午饭送到了大冰沟沟口的柴场。下午，两口子又开始张罗晚饭。

傍晚，李家人在前堂的客厅盛情地款待这些劳累一天的砍柴人，茶余饭后，大家坐在一起闲聊了一会儿，就散去了。

深秋的夜晚，总是给人们一种遐想不已的静谧，秋月在这片乌云中穿梭，时不时露出它苍白的身影。寒星在深邃的天空排列聚集成两岔白亮的银河，那长长的静静的始终不变的两股河汉向遥远的黑乎乎的山巅那边伸去，不知伸向了哪个遥远的地方。

夜深了，李凤山劝父母早点回后房休息，两口子便点上蜡烛收拾碗筷，抹桌子。忙活了一阵，两人都累得腰酸腿痛，李凤山看着老婆一会儿两手叉腰，一会儿用两手交替敲打着后背。他知道她这一天真是够累的，于是有些心疼地说：“玉芝，你睡去吧，这点活儿，我整整得了。”

老婆对他一笑：“咱俩收拾不快点儿？”她一边刷着碗筷一边说。

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李凤山夫妻两人就在前房的东屋和衣睡了。因为明天一早还要给砍柴的人做饭，李凤山一天也很累，所以脑袋一沾上枕头就一打起呼噜来，而刘玉芝静静地仰躺在炕上两眼合不上，她要打算明天的伙食，